

長江集新校



〔唐〕賈島著
李嘉言新校

長江集新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責任編輯 李學穎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長江集新校

〔唐〕賈島著

李嘉言新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十二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8.25 字數 181,000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3,500

統一書號：10186·438 定價（七）：0.95元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編輯說明

我們偉大的祖國有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流傳至今的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批判地繼承這份珍貴的遺產，對於發展民族新文化和提高民族自信心是不可缺少的。我們編輯出版這套《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就是爲了給一般研究工作、大中學校教師及有關文化工作者提供一套比較系統的中國古典文學基本資料，以便讀者分析研究，作爲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借鑒和參考。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將有選擇地出版我國先秦以來較有代表性的優秀文學作品，其中以詩文別集爲主；少數著名的總集及影響較大的戲曲、小說也酌量收入。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根據不同情況分別採用前人舊注或集注本，一般均作必要的校勘并加新式標點；有些品種也將採用今人新注的形式。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一月

前言

唐代詩人賈島《長江集》，《全唐詩》舊有校記。然仍有異文與錯誤，前人未曾加以考訂。今新校初畢，略論其內容與藝術及其在唐詩中的地位，以當前言。因本文旨在較全面地論述賈島，其中有些問題，如中晚唐詩的流派關係問題，只能略引其端緒；其詳盡深入的發揮，請俟諸來日。讀者如能給予批評和討論，尤所跂盼。

一

賈島的青少年時期是在德宗貞元中度過的。這個時期當安史之亂以後，皇室統治力量大為削弱，藩鎮諸將擁兵割據，內戰屢起，吐蕃也乘機入寇，朝廷養兵八十萬，又揮霍無度，于是改行「兩稅法」，并獎勵「進奉」，實行「宮市」，想盡各種辦法，豪奪暴斂。白居易《新樂府》、《秦中吟》對於朝廷剝削揮霍的揭露是真實的。這個時期又因皇室提倡，佛教大盛，為僧為尼可以免除賦稅。憲宗時李吉甫奏說：「又國家自天寶以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去為商販度為佛老雜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新唐書·本傳》）韓愈于貞元間作《原道》也說：「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貧寒

的賈島于這個時期作和尚，不知有無逃稅的原因。從他一部分詩中反映的思想及後來還俗舉進士看來，他並不是一個堅定的佛教信徒。

憲宗元和中，朝廷雖然暫時平息了藩鎮之亂，而宦官開始把持朝政。有名的「八司馬」事件就是這個時候發生的。因而在穆宗長慶以後，又引起朝官勾結宦官，各樹朋黨，鬧得文宗頗爲苦惱，想誅殺宦官未成，反而引起宦官誅殺朝官的「甘露之變」。從此朝官與宦官如水火之不能相容，直至朝官勾結藩鎮消滅了宦官政權，唐朝也就跟着滅亡了。

賈島于元和中到了兩京，時已三十餘歲。首先投拜張籍、韓愈和孟郊。當時科舉需要有名望的人爲之延譽，韓愈雖然勸賈島還俗舉進士，并爲他鼓吹，但長期不得要領。元和末韓愈貶潮州，賈島又屢次向元稹投獻詩文，希望得到幫助。但這時候正發生了一樁考試不公的事件，連元稹都對此不滿，黨爭即由此爆發，賈島怎能從元稹那裏得到實惠呢？于是他投謁牛黨令狐楚，又經過大約十載，在他花甲之年，終於得到令狐楚的幫助，做了一名邊區的縣佐。（本文所述賈島事跡，均見附錄拙作《賈島年譜》）

他在元和長慶中投謁各位名人，屢舉不第的時候所作的一些詩篇，除了寫其貧寒而又正直自守、欲有所作爲而志不得逞之外，也揭露了一些社會黑暗現象，表現了他一些不滿和反抗的情緒。元和九年《弔孟協律》（孟郊）云：「才行古人齊，生前品位低。」同年《送陳商》云：「君于荒榛中，尋得古轍行。」可知他同韓愈孟郊一樣，推崇古道，嘆古道之未能見行于當世，同時這裏邊就流露了對於當時社會的不

滿。他到長安來投謁名人，舉進士，本來是打算對於社會有所貢獻，有所作爲的，如他說：

志士中夜心，良馬白日足，俱爲不等閒，誰是知音目？（《古意》）

翎羽從今如罷翳，猶能飛起向孤雲！（《崔卿池上鶴》）

不緣毛羽遭零落，焉肯雄心向爾低！（《病鵲吟》）

但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裏，不僅缺少知音，而且遭受迫害。有人認爲賈島只寫個人不幸與眼前景物，不會反映社會問題，實則不然。如前所述，當時科舉弊病叢生，而賈島遍干名流，終未一第，他對於這種情況如何能忍着一句話不說呢？他剛到長安碰見沈亞之下第東歸，就作了一首《送沈秀才下第東歸》詩，揭發了當時科舉的黑暗：

沈生才俊秀，心腸無邪欺。……毀出疾夫口，騰入禮部闈。下第子不恥，遺才人恥之！

其後，他屢舉不第，作《病蟬》等詩云：

病蟬飛不得，向我掌中行。……黃雀并鷺鳥，俱懷害爾情！（《病蟬》）

下第能無惡，高科恐有神！（《送令狐相公》）

《唐詩紀事》說：「島久不第，吟《病蟬》之句以刺公卿。」當時進士及第，常以「關節」得之，真正有才學而無憑藉的人就不能不遭到排斥與毀謗，不能不流落在野。這種不合理現象，賈島在《寄劉棲楚》一詩中曾作了概括的描述：

趨走與偃臥，去就自殊分。當窗一重樹，上有萬里雲。離披不相顧，彷彿類人羣！

其次，他對於當時藩鎮內戰給人民帶來的禍害也有所反映：

幾歲阻干戈，今朝勸酒歌。羨君無白髮，走馬過黃河。舊宅兵燒盡，新宮日奏多。妖星還有角，數尺鐵重磨。
（《逢舊識》）

百戰餘荒野，千夫漸耦耕。……明日疲驂去，蕭條過古城。（《別徐明府》）

關山多寇盜，扶持帶弓刀。（《送李戎扶持往壽安》）

從上述描寫的情況看來，大概是說的藩鎮內戰。「燒盡」、「荒野」、「蕭條」諸語說明藩鎮內戰對於生產的破壞、給人民帶來的痛苦是慘重的。人民在無法生活下去的時候，就不能不作「寇盜」式的反抗。詩人賈島既欲有所作為，而對於當時社會政治又有所不滿，就很容易流露出他的反抗情緒：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劍客》）

荆卿重虛死，節烈書前史。（《易水懷古》）

陶淵明也有一首贊揚荆軻的詩（《詠荆軻》）。自從魯迅先生表彰了陶淵明「金剛怒目式」這一面，才糾正了有些人不從全面看陶淵明，而單單稱道其「渾身是靜穆」的偏向。賈島靜穆消極的一面誠然是突出的，但他也有「金剛怒目式」的一面，我們不能只從「靜穆」這一面來看賈島。

陶潛、賈島以及其他許多人稱贊荆軻，決不以荆軻徒有勇敢而已，主要是由於他體現了燕太子「報強嬴」的反侵略意志。賈島也正有反侵略的愛國思想：

三尺握中鐵，氣沖星斗牛。報國不拘貴，憤將平虜讎。（《代邊將》）

青塚驕回鵲，蕭關陷吐蕃。何時霖歲旱，早晚雪邦冤。（《寄滄州李尚書》）
勇看雙節出，期破八蠻回。許國家無戀，盤江棧不摧。（《送李傳侍郎劍南行營》）

二

上述賈島反映社會現實的詩，很多不知作于何年，已知者最遲爲大和三年（《寄滄州李尚書》），時島已五十一歲。五十一歲以後有年代可考的詩，盡表現些消極欲隱思想，寫景也多寫衰敗之景。其四十歲至五十歲之間的詩，除了上述的一些反映社會現實的以外，也有不少消極的哀嘆身世的作品。所以，窮愁潦倒、消極哀傷的悲鳴，在賈島詩中是突出的。但對這些作品也需要作些具體的分析。他這些作品可以分作幾類，首先看他對自己生活貧寒的描述：

市中有樵山，此舍朝無烟。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我要見白日，雪來塞青天。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弦。飢莫詣他門，古人有拙言。（《朝飢》）

開口吐愁聲，還却入耳來。常恐滴淚多，自損兩目輝。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客喜》）

羈旅復經冬，飄空益亦空。淚流寒枕上，跡絕舊山中。（《冬夜》）

近日營家計，繩懸一小瓢。（《寄喬侍郎》）

天氣寒冷得連「西牀琴」都「凍折兩三弦」，詩人之寒可想而知。「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這類聯想是够奇特的，但也足見詩人貧寒得無可奈何的心情。所以有人說：「或謂郊、島孰貧？曰島爲甚也。曰

何以知之？以其詩知之。」（《君溪漁隱叢話》）詩人雖貧寒到如此地步，却還保持着傳統的有骨骸的文人的節操：「飢莫詣他門，古人有拙言。」他寧可「拄杖傍田尋野菜」（張籍《贈賈島》），「采菌」「拾薪」（原居即事言懷贈孫員外）以自給，不願攀炎附勢，貪求嗟來之食，相反地還「笑傲諸貴門」（孟郊《戲贈無本》）呢！詩人也會爲了科舉得中而乞求過元稹、令狐楚等人，但那是以詩文請教，又是當時風氣，與「飢詣他門」者應該有所區別。至于他曾得過韓愈、姚合等人的資助（見《臥疾走筆酬韓愈書問》、《重酬姚少府》），那是出于師友韓、姚的主動，也不能與乞憐權門者相提并論。

這一類詩的另一種表現也必須指出：他對於自己生活的潦倒貧苦，更多傾向于消極悲嘆，而不是出于積極反抗，發奮圖強。「淚流寒枕上」（《冬夜》），「山燈照愁寂」（《宿懸泉驛》），「索漠對寒燈」（《卽事》），「凝愁對孤燭」（《思遊邊友人》），一片淒冷陰寒的景象，同他的「十年磨一劍」、「氣沖星斗牛」的態度對照起來，成了鮮明的矛盾。他自己也曾明白說過：「一日不作詩，心源如廢井。……書贈同懷人，詞中多苦辛。」（《戲贈友人》）後人稱他爲苦吟詩人，是同他的生活苦、思想苦、作詩的態度苦分不開的。

賈島早年皈依空門，後來到長安還俗舉進士，久久不得要領，生活貧苦，而又無力反抗，這樣，在思想感情上就很容易同他早年禪淨的生活重新發生聯繫。「愁來坐似禪」，在他的好友姚合寄給他的詩中就是這樣認識他的。也就因爲他對這種生活有深刻的體會，所以能够作出「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送無可上人》）這樣的句子。「漸老更思深處隱」（《酬張籍王建》），「若無攀桂分，祇是臥雲休」（《青門里作》）。他甚至在長江官任上也「不無濠上思」（《寄令狐相公》），希望「若任遷人去，西浮與剡通」（《題長江廳》）。他一

生的思想作風都「衲氣不除」(隨時雅詩鏡總論)。他與僧人酬贈的詩也特別多。他雖不是堅定的佛教信徒，而他所以持着消極的灰色的人生態度，除了無力反抗上層社會的迫害的主要原因之外，青少年時代較長期的佛徒生活，不能說對他沒有一定的影響。

賈島寫景也多寫些瑣細衰敗之景，例如：

石縫銜枯草，查根上淨苔。(訪李甘原居)

獨鶴聳寒骨，高杉韻細颺。(秋夜仰懷錢孟二公琴客會)

樵人歸白屋，寒日下危峯。(雪晴晚望)

螢從枯樹出，螢入破階藏。(寄胡遇)

籬落罅間寒蟹過，莓苔石上晚蛩行。(酬慈恩寺文郁上人)

客愁何併起，暮送故人回。廢館秋螢出，空城寒雨來。夕陽飄白露，樹影掃青苔。獨坐離容慘，孤燈照不開。(泥陽館)

寒日、夕陽、廢館、破階、石縫、枯草、秋螢、晚蛩，……賈島就是用這些東西來反映他的生活思想的。《泥陽館》一首五言八句詩裏就用了不下十個衰敗苦寒的詞兒。「讀之使人不歡」(滄浪詩話)的詩其實何止于孟郊？蘇東坡稱「郊寒島瘦」，所謂「瘦」即指其表現日常眼前的寒苦、僻澀、狹窄、瑣細的生活、思想與見聞所形成的風格而言。就其每首詩來說，突出地表現他這種思想作風的雖然不多，但他片言只語地表現這種思想情緒的却為數不少。這就構成了一種傾向，給人一種消極低沉的感覺，而不是予人以

精神上積極有爲的鼓舞，這是我們應該予以指出的。

但我們對於賈島哀嘆身世的寒瘦僻澀的詩的分析不能停留于此。前邊說過，他本欲有所作爲，也曾表示過對於當時政治的不滿和反抗。反抗不成，加以其他原因，遂養成僻澀寒瘦的思想作風，這樣就同當時的社會政治聯繫起來了。也就是說，他的僻澀寒瘦瑣細低沉的詩風，不僅是他個人的問題，同時也是那個苦難時代的反映。「樵人歸白屋，寒日下危峯」。就連這樣把貧苦的樵民在大雪天勞動的生活當作景物來寫，在他的全部作品中也是不多的。縱然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從其中看見時代的陰影和人民的苦難。把詩人對自己身世的悲嘆哀訴放在這個時代環境裏來理解，就不是完全無意義的了。「寒日下危峯」同李商隱的「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登樂游原》）比着怎麼樣呢？不更多一個類似的形象反映了沒落的時代麼？賈島的自傷身世實際上反映了農民大起義前夕處於種種社會矛盾下一羣無出路的知識分子的共同的悲哀。孟郊、李賀唱的什麼調子不用說，就是張籍、白居易等比較積極戰鬥的詩人，後來聲音也都低沉下去了。白居易于元和中作了《新樂府》、《秦中吟》之後即漸趨消沉。同時他在《讀張籍古樂府》一詩裏說：「張君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可知張籍有戰鬪意義的樂府詩也作于這個時期以前，此後他就同賈島同攻五言律而各自樹立了一派，對於晚唐都發生了不小的影響（參見升菴詩話）。前邊說過，賈島也并非沒有反映社會問題的詩，不過爲數很少，不象張籍、白居易在這方面那樣突出罷了。無論是賈島或是張籍、白居易，他們這兩類詩是否就是絕對排斥而互相不發生關係呢？我看不是的。張籍、白居易寫人民及寒士的苦難，而賈島則寫自己的

不幸。二者的態度及效果雖有不同——後者態度感情不如前者爲深廣健康，後者只哀嘆自己的不幸而看不見廣大人民的苦難，因而也缺乏前者能够明顯的更大的喚起人們對於封建統治者的憎恨與反抗的效果。——但從反映社會問題的角度看，二者却相得而益彰。我們從後者可以看出當時社會所給予人們精神上的損傷。杜甫《茅屋爲秋風所破歌》說：「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白居易《新製布裘》說：「安得萬里裘，……天下無寒人！」我們對於這些詩能够予以很高的評價，爲什麼遇見「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這樣真正的寒士，不僅不予以同情，反而責備他缺乏時代氣息和社會意義，甚至于加之以形式主義、反現實主義的惡名呢？過去像歐陽修這樣的大官吏帶着諷刺的口吻評論賈島（見其《六一詩話》），本不足奇，我們現在却不能不加分析地盲目附和古人。就我看到的近來有關賈島的評論中，我覺得王士禛同志的看法是較爲公正的：「人民在受着熬煎，詩人也遭受到殘暴的貪婪的當權派的壓抑。詩人不得不爲着他的命運悲嘆，同時，在客觀上，也曲折地反映出了時代的面貌。」

（《唐代詩歌》第三十四節）

賈島與張籍、白居易兩派之間的關係，還可以從另外一方面加以說明。張籍、白居易雖然都作反映社會問題的詩，但他們在風格上并不一樣。劉熙載《藝概》卷二說：「白香山樂府與張文昌、王仲初同爲自出新意，其不同者在此平曠而彼峭窄耳。」張籍以「峭窄」與白居易相異這一點，却正是與賈島相似處。何以他們會有這樣複雜的異同關係？除了時代的陰影是其共同的背景之外，不同的身世感受就成了他們分野的重要原因。白居易仕途順利，做了朝官，思想比較開展，所以做起詩來能够直抒己見，

作風平曠。張籍仕進情況雖勝過賈島而不如白傳，他作樂府詩的時候，生活是窮困的，心情是沉重的，所以反映到他的詩的作風上就不是白傳的平曠，而是峭窄。他和賈島的五律影響到晚唐成爲兩派，這且不說，素爲大家所推崇的晚唐的反映現實的詩人，如曹鄴、邵謁、于濆、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這一羣寒士，他們的作品也往往表現爲或瘦峭僻澀，或深沉委婉的作風。這不僅更多一面說明了賈島與新樂府派的關係，也進一步說明了這兩派在作風上所表現的共同點同其時代以及作者的生活思想的關係。過去忽略張籍的主要內容表現，把他劃歸韓愈一派，而不把他劃歸白居易一派，固然不合適，但也不容否認，過去從藝術風格上着眼，把他劃入韓派，還是有一定的根據的。

三

賈島瘦僻的作風固然有其主要的時代生活的背景，但也有其繼承的關係。老杜自稱「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好像是預先爲賈島作了評論。賈島就繼承了老杜這種精神。「抱葉寒蟬靜，歸山獨鳥遲」（《秦州雜詩》），「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日暮》），老杜詩中正有這類啓發賈島的句子。故孫僅《讀杜工部詩集序》說：「公之詩支而爲六家，……賈島得其奇僻。」賈島長于五律，多五律，老杜五律也占其詩的總數的一半。崔塗《過長江賈島主簿舊廳》說他「雕琢文章字字精」，《升菴詩話》說他「吟成五個字，撚斷數莖鬚」，以及《唐詩紀事》記載他的「推敲」故事，雖然不一定都十分正確和可靠，要可見其繼承老杜認真不苟的創作精神，還是可供我們學習的。

《撫言》卷十一《無官受黜》條說：「元和中，元白尙輕淺，島獨變格入僻，以矯浮豔。」賈島僻澀的作風固然有其不好的一面，但也要看到它有矯正浮豔的一面。前邊說過，賈島寒瘦僻澀的作風，實代表着其後一個時期的風尚，是有其時代因素的。

《升菴詩話》謂賈島詩派唯于後聯寫景極其用工錘煉，這也是一個時代的風尚，又是五律的通則。前邊曾舉了些他的僻澀寒瘦的寫景句子，即都在中二聯。此外，他也寫了些難寫的幽深壯奇之景，例如：

瀑布五千仞，草堂瀑布邊。（《送田卓入華山》）

寒草烟藏虎，高松月照雕。（《寄龍池寺貞空上人》）

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暮過山村》）

李懷民《中晚唐詩主客圖》評「瀑布」聯云：「此五丁開山之句，得者乃天成也。」歐陽修《六一詩話》引梅聖俞云：「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然後爲至矣。……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旅愁思，豈不見于言外乎？」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在手法上可以說就是白描。這其實是唐詩共有的特點，不僅賈島一人如此。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三十二云：「唐詩不可注也。詩至唐，與選詩大異，說眼前景，說易見事，一注詩味索然，反爲蛇足耳。」爲什麼「一注詩味索然」？因爲其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也就是所謂意在言外的含蓄，若爲注釋，雖意思可明而詩味頓失。賈島以多寫景爲通例的五律用于酬酢，酬酢的情意即含蓄在其景物的描寫之中。如《送朱兵曹回越》與《送穆少府知

眉州二詩，全篇都是寫的越、蜀境內可喜的景物，很少或完全不提及所送的人，即意在通過所寫景物以慰行者羈旅之愁。如《送穆少府知眉州》末二句云：「一路白雲裏，飛泉灑薜蘿。」就可明顯地看出這種意思。

在末二句寫景裏含蓄着作者惜別相思之情的例子，在賈島詩中還可以舉出許多：

舊房聞片石，倚着最高松。（《送慈恩寺霄韻法師》）

誰伴南齋宿，月高霜滿城。（《宿姚合宅寄張司業籍》）

故人相憶僧來說，楊柳無風蟬滿枝。（《酬姚合》）

不知何處嘯秋月，閒着松門一夜風。（《夜期嘯客不至》）

這種技巧手法在賈島以前很早就已經有了，唐人律絕中慣用這種手法。如王昌齡《從軍行》「遼亂邊愁聽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但賈島能够以適合于被送者的特點的景物寄寓情感，烘托氣氛，這一點仍然是值得指出的。如上引述法師、期嘯客二詩以「片石倚松」、「松門夜風」見意，憶張籍、姚合則以「月高霜城」、「蟬鳴楊柳」作結，既都表達了其言外的懷念之情，又能顯示出所酬贈的人的不同風神。他與其他唐代詩人共同積累了這方面的創作經驗，長久為後世所取法。

賈島本以苦吟推敲著名，他又作五律，要對偶，就難免帶着斧鑿的痕跡。但由于他寫眼前景，說易見事，用白描手法，所以有的讀來流利順口而不覺其雕琢。這種情形特別表現在他的「流水對」中，

例如：

孤舟行一月，萬水與千岑。（《憶吳處士》）

雖然叨一掾，猶似說三乘。（《讓紉曹上樂使君》）

身事豈能遂，蘭花又已開（《病起》）

家辭臨水郡，雨到讀書山。（《送獨孤馬二秀才居明月山讀書》）

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四云：「五言律體，……晚唐則第三四句多作一串，雖流動，往往失之輕猥。……若老手大筆，則情景混融，錯綜惟意，又不可專泥此論。」《唐音丁籤》引方回云：「身事對蘭花，此變體之妙者也。」《中晚唐詩主客圖》評此聯云：「對法脫化。」「雨到讀書山」，謂雨中到達讀書山，既寫景，又敘事，看來平易，實則奇崛。王荊公《題張司業詩》云：「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把這評語用于賈島也是合適的。

總之，賈島詩確實寫了不少生活瑣事，流露了不少哀愁悲苦的情緒，寫景也有不少僻澀瑣細之景。就其每首詩來說，這種表現雖不突出，但就其整體，就其總的傾向來說，給人的印象是不够健康的。他確乎够不上一個大家的稱號。但也必須看出，詩人靈魂所受的創傷是當時腐敗黑暗的社會政治所加給他的。他本有愛國思想，欲以正直自守，有所作爲，也曾爲屢舉不第而惱火，諷刺公卿，諷刺政治，對于當時黑暗的政治有一定的揭發和反抗，但終無出路，終生貧困，終于使僻澀寒瘦的思想作風占了主導地位。這雖然有其渺小的一面，却也反映了中晚唐一般知識分子的共同命運。他雖不同于張籍、白